

這不是一個生動的故事，
而是一個苦難的
傳說

當遠遠的東方亮出一道劍光的閃耀，直衝皚皚的浪花，激起一灘浪蕩的鷗鷺地那一剎那，慘絢的光芒，捲起了我心田的一陣湧濤，要我訴說……。

我不願說，在故鄉煙塵壯麗的山河，簫索落寞的秋中，只有黯淡而落的葉——

在家鄉晃漾的夜空中，黃塵瀰漫的簷籬下，只有孤零哀鳴的燕——

而一陣碎語低流的綠道，也只有在炮火中，尋得摧殘四壞的點點亮麗。

但我要說，在傍晚時分，出現在沙灘徐徐的海風下，瞻望上捲的海浪，滾落到極力上衝的藍洪裏，而不露一點倦態的阿婆，帶著一臉泛紅的雙靨，戴起了孤獨的老花眼鏡，找尋四野孩童的一片歡愉，摸索著飽經歲月殘蝕的要求聲中，要她講述那一串古老馨香的故事。

「從前，從前，山頂上住著一位虎姑婆……。」阿婆開口了，而在她失落的眼神中，露出了沈靜的滄茫。

「不要講這個嘛！都講了幾百次了！」

「講別的嘛！」一羣孩童搖動著阿婆的身子，而懵懂的稚聲，吵遍了灘邊的海谷。

阿婆閉上了眼睛，朝著纖弱的晚天，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，她整理著腦中舊有的東西，搓磨著雲煙中那一點凜冽互古的記憶……。

「似乎在好久以前了，大地從夢中醒來，搖醒了柳條上稀疏的月光，吹乾了紫籐叢中甜淨的露水。那時，就有一隻好大、好大的龍，從水底爬出來。呼吸著冉冉蕭森的寒風，牠站起身來，全身發出道道縹緲的金光，閃動出浮漲澎湃的心脈，牠怒吼著，劃破了所有靜夜裏的空寂。牠一次又一次地展放著身子，遮掩自一抹青翠轟而挺立的洞口，守護著純潔，守護著友善，守護著自平凡中茁壯的真誠。牠有一條長長地尾巴，但卻不去掃蕩平靜無爭的小城，牠代表的是一種愛的精神。牠喜歡的是陽光照子大地的光明與公正。

阿婆停了停，嘴角抽搐著，顯得很激動，我從未聽她說故事如此激動的。她一伸手，提起了一隻待飛的海鷗，抱在懷中，低頭沈思。孩童們意識到將會有悲劇的發生，於是都靜靜地坐著，看著那隻海鷗茫然的神情。

突然，阿婆手一鬆，海鷗就像鏃一般地飛離了。於是，阿婆笑了，她笑得好淒厲，笑得好開

坦，眼角露出了淡薄的淚水，從她晶瑩的淚光中，數落著自在的歲月，吶喊著，用血汗來爭脫赤色鐵蹄下的枷鎖。

「巨龍轉動著時季的火輪，操縱著流年的變遷，送走一代代先聖主賢，接續下一代承啓的覺才。她最喜歡的是住在東邊角落山頂上的小孩子，每到落日黯然蕭穆，牠就會張起那挺拔透銳的尖兒，讓小孩子們爬到牠的掌心裏，享受一下凌雲旋風的樂趣。然而，小孩子們對這一隻強大而神秘的巨龍，畏而生懼，他們不懂仁慈的胸襟，他們只瞭解毀夢的殘酷。他們怕牠有飢餓的一天，於是，他們冒混和平使者，要去消滅這東海屏藩的守護神，要否認這終日誠真相佐的摯友。

「他們真的背叛了，而且一下變得凶狠起來。一開始，他們拿起了沈甸甸的石塊，猛投巨龍。巨龍閃閃騰騰，卻讓石塊進入洞穴內。這一時，巨龍不再退縮了，他將萬丈豪情化為悲壯，將滿腔熱血揮為活力，任絮飄似的石塊落在牠身上，任胸前的血紅噴湧奔蕩。牠始終站著，不動一下，就像千萬閃爍的黃金置在那兒，用它來換取一切的純潔，友善與真誠。」

阿婆抓了把沙子，重重地灑在灘上，她臉上毫無血色，只是帶有濃濃的鄉土味。她的眉宇深鎖，卻又帶不走悠悠歲月積予她的憤慨。她只是一再地回想，從她鉛灰鬱悒的故事中，激發一片血海的顫動、奔騰。

「巨龍抱著滿身的傷口，帶著來自變色荒野的嗚咽與呼喚，牠強忍著悲慟，鮮血從牠的銅鱗間滲出來，染紅了這一兀不朽的洞口。」

「牠淒婉的魂魄驚動天地，牠悲愴的吼聲震撼九州，後來，小孩子們用亂箭射牠，牠感到沈悶的四週變得晦暗起來，地球反向的翻轉，一切都在變幻，一切都難以清醒了……。」

「後來怎麼樣了呢？」

「牠有沒有死掉啊！」孩子們關切地問，在他們心中，總希望有個意外的結局。

「牠沒有死去，牠只是倒下來了。但牠的意志並沒有倒下來，牠掙扎著要站起身來。可是，牠已失去了元氣，牠只有坐著，期待太陽這盞不滅的燈，從地平線下升上來，使牠再度血火昂揚，再度氣勢澎發。可是，一羣來自北方的獵人，卻趁著黑夜，斬斷巨龍的腳掌，在牠身上砍滿了

血腥，塗滿了暴戾，這隻龍站不起來了。躺在東方這一片乾淨的土地上，餘留下未沾噩虐的腳掌，在東南仰望。祈盼著所有新一代的生命，來解救這一隻沈於紅海的巨龍。

「故事講完了，好不好聽？」阿婆如釋重負地說。

「故事好悲慘喔！」

「結局不要這樣嘛！」孩子們個個紅了眼眶，望著遠天，禱求上蒼的憐憫。

「這只是一個傳說罷了！」阿婆含著眼淚，淺淺地對孩童一笑。

「是啊！這只是一個傳說！」孩子們吐掉胸中的鬱悶，抹掉眼上的溼潤，享受暮靄下那一點陽光的撫慰。

× × ×

後來，我最大了，知道，那條龍代表中國的精神！

十年了，這故事依然在我心中迴盪。

我再度去坐在燦爛的海邊，等著另一臉寂寞，另一臉惆悵的阿婆。

她再度脚步蹣跚地來到這景緻依舊的海邊，過著另一種生涯，數著另一種歲月。

她一手拿著籬筐，一手持著鐵夾，夾著地上的紙屑，撿著透紅的落葉。我一見忽感詫異，她年老的身軀，怎還奈得住如此的勞累，她何苦折磨自己呢？我問她，她告訴我，她的家鄉在山東濟南，她的家以製紙維生，每當秋影漫主，她的爺爺便會帶她到楓樹下坐，透紅的楓葉落在爺爺的手掌上，她總會拾去，算著爺爺手掌上的紋路，就像阡陌縱橫，望去一片黃塵。於是爺爺就會跟她講虎姑婆的故事，帶領她遨遊故事中每一簇的景像。她這時去撿這些回憶，懷著亡鄉失國的淒涼，漫步在這夕陽掩映的沙灘上。

她通常不免在最後重重加上一句，「這只是一個傳說罷了！」但我看到她的眼神，是那麼失望，是那麼孤寂。

我知道她的失望，當她撿起一片片的紙時，就讓她想起悠悠苦難的中國！見蕩不安的家園，以及她災奮鬥的人生。

我自己沒有一個受炮火擾弄的家園，但卻有一個受苦難煎熬的國家。我不曾看過威猛正義的巨龍，但卻生長在牠遺留的腳掌上。我沒有一串刻苦銘心的奮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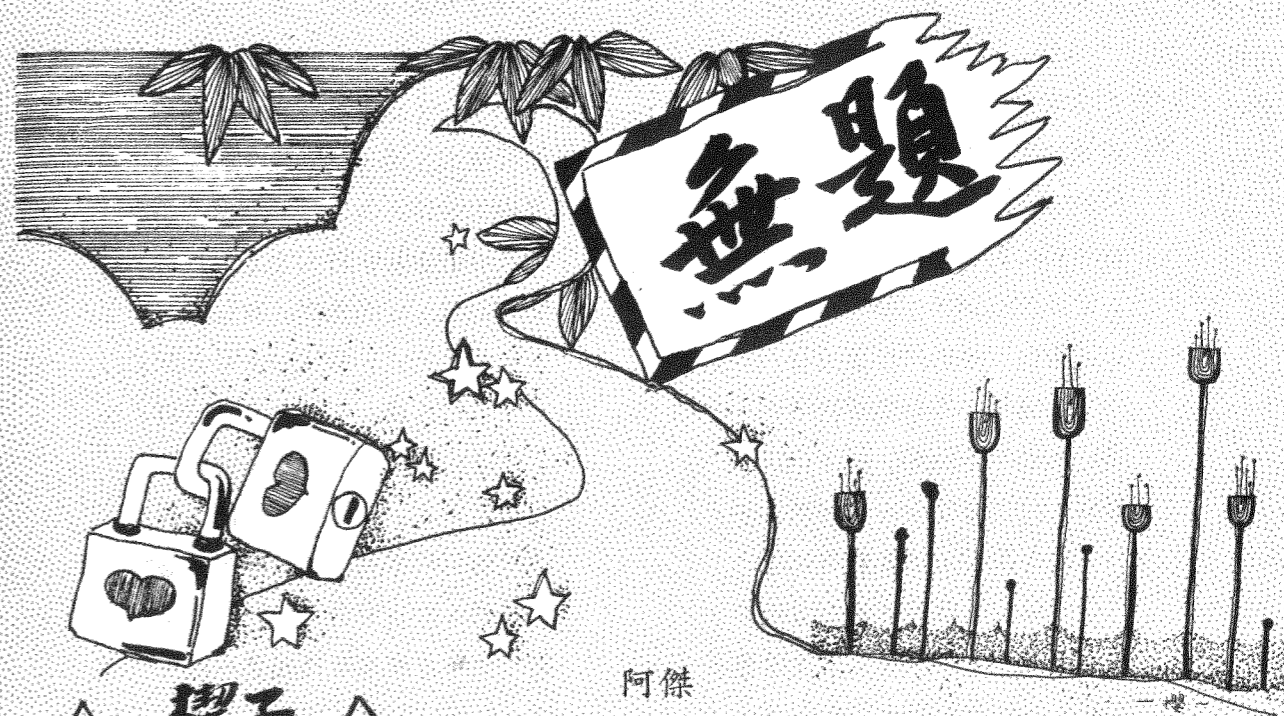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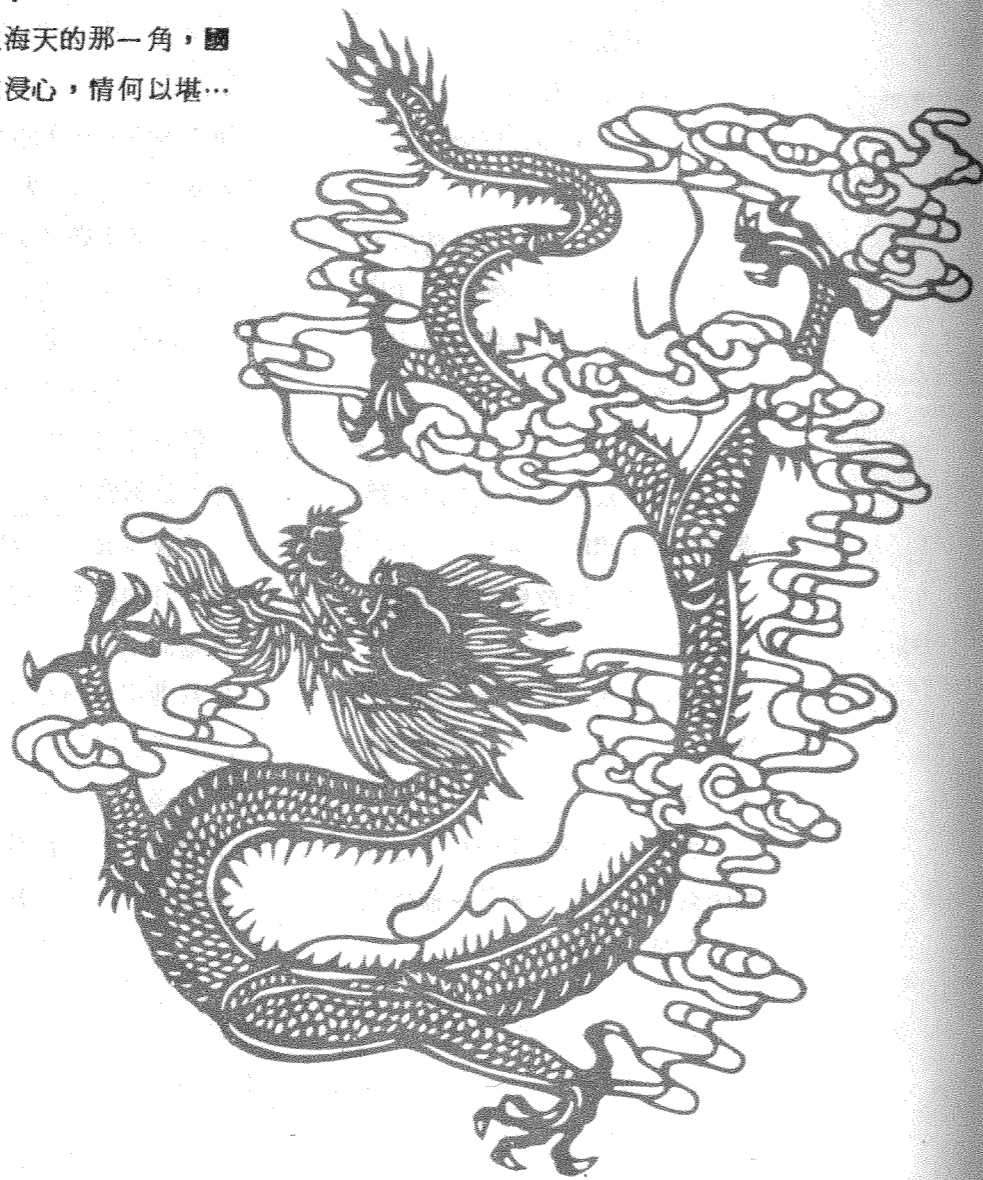
歷程，但我卻期待去開創。我忘不了阿婆的「傳說」，因為我要去喚醒中國的沈睡。保存悠遠綿長的純潔、友善與真誠。

以後，也許當我有孩子時，我會告訴他們這一代奮鬥的「傳說」。

依稀的星月，映照著玉門嘉峪斑駁的低吟！

黎天的寒霜，飄零著千秋萬世悠然的歲月！

祖國遠在海天的那一角，國淪含恥，夜來浸心，情何以堪……



阿傑

△ 楔子 △

日子愈來愈淡，結果仍在無知的歲月裡。

「全能的上帝！
我為一隻斷線的风箏！
飄向那未知的天邊。
哦！小風箏，你空手走呵！
是的，親愛的天父，
我留下最誠摯的祝福
和無盡的相思……」

——草子省像中的6.14

△ ×× ×△

羅曼羅蘭說：「我喜歡過去，而且敬佩它，可是我更希望未來能超出過去。」從前，我是一個愛織夢、尋夢的小男孩，憧憬著未來，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生長在一個幸福、安祥的家庭，而自己却是個「被聯考所拒絕的小子」。二年半前來到此

地，著一身草綠，為國犧牲，效勞，也盡一份應盡的義務，套句他們的話，是一個了不起的榮譽。

過去，我曾狂妄過，如今，我懂得自重，更懂得尊重別人。在此服役中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，過著有紀律的生活，使我的肉體變得更具彈性，而在另一方面對各種感覺特別清醒，對人生體驗有高一層次的感受，也因如此，我學到很多經驗。在這邊我們要唱很多雄壯的歌曲，與在學校時，唱得有點不一樣，這邊唱的軍歌有血、有淚，宛如一個個有血肉之軀的軍魂踏著節奏奮勇向前走……。

晚上站衛兵時，瞥見自己的身影在燈光下漸行漸遠，突然覺得自己小小的力量，竟然可以塑